

异族联姻传佳话 爱国情怀铸丰碑

记陈文营 爱国是一辈子

思想成熟的革命战士。

“华侨抗日反法西斯同盟”志士们,在苏北若干地区以开办肥皂厂为名,藉以掩护组织,维持同志们的生活。陈文营和陈斯刚、张苞等在新邦地甲,甘邦士打满(Kampong Setaman)经营“亚细亚肥皂厂”(以烧木炭灰提炼出来的木灰硷水及椰子油为原料制造肥皂)作抗日活动基地之一,后来因工作需要,文营被调往吧敢附近去发展另一肥皂厂据点。后来亚细亚肥皂厂被叛徒出卖,陈斯刚、张苞和张苞之弟张华天被捕。在新邦地甲警署内,陈、张兄弟三人趁警察不备时,机警地相继逃走,幸免于难。

乘风破浪 笔耕不辍

日本投降不久,抗日组织就把地下秘密报纸《前进报》改为日报公开出版,由王任叔(巴人)主编,陈文营和王家声、沈明基刻写蜡板和印刷。《前进报》份八开,是在《民主日报》出版前,为帮助侨胞了解国内外大事而应急出版的。

《民主日报》出版初期分为中文版和印尼文版(Kerakyatan),后者由巴人主编,陈文营和陈丽水、张琼郁协助翻译等工作。后因时局原因,巴人和陈洪为了安全起见离开棉兰,《民主日报》印尼文版被迫停刊。(数年后由张希石主持下再度复刊。)文营在《民主日报》中因其特殊家庭身世,自然地比其他同事更加关注印尼问题,因此设立了一个专栏《印尼之页》,专门评述印尼独立斗争的形势,介绍印尼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其中翻译刊载了印尼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陈文营除了担任过各版的编辑外,还身兼一个特殊的身份和任务,专门

与印尼各方沟通,成为外勤记者。1948年12月荷军进行第二次警卫行动时,他因此被捕。在报社和有关方面交涉下,加以查无实据,关押了数天后被无罪释放。多年来,文营除了在报社工作之外,还不辞劳苦兼任华侨中学印尼文教师,培养了许多印尼文人才,为中印(尼)文化交流作出贡献,深受学生爱戴。

四海为家 亲情日暖

1950年陈文营接到内地有关部门聘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尼文的信息,非常高兴。正准备赴任时,由于“安徽轮”发生事故而未能成行。不久,中印政府宣布建交,他被调到椰加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陈文营在印尼椰加达中国大使馆工作的五、六年中,由于工作不便,不太有机会回家探亲。有一次他得到数天假期,匆忙乘飞机到棉兰,转汽车到岩东贵市镇,回家探亲。家人久别重逢,应该是件大喜事,谁知事与愿违,当他回家的第二天,其住棉兰的10岁外甥不幸游泳溺死,欢乐的重聚竟成痛苦的永诀,使他带着难忘的伤痛和无奈离家回椰加达上班。

文营在椰城大使馆工作数年后,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北京外交部,定居北京。1954年我回国被分配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在北京人地生疏,唯一亲人就是陈文营。初次到他家串门,得到他和李秀梅姻舅母的热情款待,亲切关怀。他们给我不少生活用品和食物,介绍国内情况,鼓励我努力上进,并通过吕慧英大姐介绍我到中国新闻社应征,得到吴江社长亲自接见。吴社长看了我的履历及作品,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录用我。后来由于当时大学考生来源不足,华侨补校班主任老师动员我考大学,只好放弃到中国

新闻社就业的机会。在文营家,我经常得到苏岛学长们的教诲,得益不少,使我感到在北京并不孤独,生活过得很愉快充实。

祖国母亲眷顾铭心

我移居香港后,有一年和内人到马来西亚探亲旅游。当时文营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代办。我打电话给他,他非常高兴,请我们到大使馆会面。亲人离别多年,异国重逢,兴奋之极!我们用家乡话畅叙别情,一打开话匣,用地道的家乡海陆丰话交流,浓浓的乡情和亲情融合在一起,倍感亲切。话题自然离不开追忆往事。他对自己从一个园近仔出身的异族联姻(棉兰通称“半唐串”)的穷孩子,得到国家信任和培养,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驻外使节重任,感慨万千!他认为这是不可想像的事,只有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才会有他的今天。他从心底里感谢祖国的培养,这种深厚朴实的爱国思想感情,是他事业前进的巨大动力。他再三叮嘱我们要教育好子女,培养他们爱国爱乡的思想。他还勉励我发挥政协和侨联委员的作用,办好“香港侨友社”,团结广大华侨及华人继续做好社会工作,为祖国的改革开放作出贡献,促进台湾统一,为建设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努力。他的一席话予我莫大的鼓励。

他觉得中国主张国际和平共处政策深受世界各国赞赏,与周边国家关系良好。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深得当地官员的尊重和友好相待,工作很顺利。

艰苦朴素清廉本色

文营在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任职期满后,调回北京外交部工作。十余年后,我从香港到北京开会,他下班后到我下榻的酒店来看我。他身穿一套褪了

色的旧中山装,黑布鞋,和一般北京市民无异,非常朴素。看他这身穿着,谁也想不到他曾是国家驻外大使代办官员。他邀我到他家去,我正叫计程车,被他阻止了,他领我到车站去乘公共汽车。当时正值下班时间,车站排着长长的人龙,车一靠站,第一辆上不去。等了好久第二辆刚到,人们蜂拥挤上车,我们好不容易被人连推带拥进了车里,又忍受了半个多小时拥挤之苦,才抵达他的居处。

到了家,秀梅姻舅母已准备好饭菜,我们共进晚餐,畅谈别情。他家收拾得很整洁,家里的家具十分简朴,除了电冰箱和电视机较现代化的电器外,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作为一个多年的外交官,生活竟然那么朴素,作风那么廉洁,真是让人崇敬!

其他早期回国的印尼苏北的学长们,我到过他/她们家的有:陈丽水、黄文胜、伍英光、张爱葬、林克胜、吕慧英、苏文等师兄师姐,亲赌他/她们的家庭生活状况,个个都是如此清廉。这是“印尼苏岛反法西斯同盟”志士们的好作风,好传统,值得赞赏!

鞠躬尽瘁青史留名

2000年8月16日,文营的最小妹妹文英由内地回印尼探亲路经香港。我们分别了46年,见面格外高兴,在一起无所不谈。谈到其兄文营,我把文营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给她看。当她看到信中说“...我大半时间都在从事公务,只有到了晚年,才意识到还有许多家事该关心,也欠了亲人们许多族情债...”时,不禁潸然泪下,对自己这位从事革命事业一辈子的哥哥,除内心感到自豪之余,更谅解他因工作任务而疏忽了自己亲人的无奈。

的确,陈文誓一生把

国家和党的事业放在首位,把家庭和个人置之一边,先公后私,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他经常为工作熬夜,借烟提神,养成了很大的烟瘾,以致晚年不幸患上了肺癌,终于1997年5月与世长辞。亲友们深感悲惜。香港及印尼亲友陈洪、朱培琯、李公我、龚端花、林友恭、王文旭、吴宝兰、戴光耀等发了唁电,对其一生作出高度评价:“陈文营先生四十年代在印尼时期,就积极参加华侨爱国进步工作;日本侵略东南亚时,就参与抗日反法西斯活动。抗日胜利后,从事新闻及文教工作,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增强中印(尼)民族友谊;团结广大华侨大众,拥护新中国,维护华侨正当权益。中国印尼建交后,参加我国外交部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诚诚恳恳,兢兢业业,献身祖国。他的高风亮节是归侨的好典范。”

在文誓伉俪的家庭中,他俩的爱国、爱乡、爱侨的思想,认真负责、艰教不拔的精神以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各种优良品质传给了爱子陈小斌。他不负父母之教诲,孜孜不倦,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健康成长。他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任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多年来工作兢兢业业,表现出类拔萃,担任该机构要职,为国家的广播新闻事业作出了贡献。文营伉俪教泽长存,后继有人,在天之灵,必能称心如意,堪以为慰!

文营先生的逝世,使我们侨界失去了一位老朋友,老战友,我们永远怀念他。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文营姻舅,你是祖国的好儿女,你是归侨的好表率,你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